

仙游南林寺的黄檗缘



癸卯春节,榕城友人发来一张木匾照片,据说是仙游大济镇南林寺里的一块老木匾。

落款有方和扁两方篆印。方形印印文“清斯”,扁形印是“真净印”。读出声来是“清斯真净印”,感觉很熟悉。因为,康熙年间,黄檗山有一位住持就是清斯真净。

隐元禅师南林赋诗

说起大济的南林寺,与黄檗山可谓渊源不浅。据能仁晃道《隐元禅师年谱》记载,顺治八年(1651年)八月,隐元禅师受莆田僧俗人士之请,来到仙游九鲤湖。隐元禅师此次从福清黄檗来到仙游,先后到了资福寺、曹山寺、永庆寺、高田院、南林寺、天湖寺、龙华寺和报恩寺诸刹,各请上堂说法。

十六卷本《隐元禅师语录》卷六,记载了隐元禅师在高田院上堂说法的情况。隐元禅师说:“山僧自离黄檗,已到莆境,首入永庆之堂,铺舒长春之锦,以寿无位真人;次入龙华会中,展演大机之用,以慰大乘作者;又登金刚之顶,卖弄峻崖之句,以接峻峭之机;兹到高田院里,平长敷演,以安本分衲僧。”

隐元禅师的仙游之行,除了在各寺说法之外,还在南林寺赋诗两首。一首是《南林寺》,诗中慨叹南林的禅林气象和秋山风光,南林道风超凡,所以“有凤来栖”:

信宿南林谁与齐,林成果有凤来栖。
道人亦爱秋山好,到处风光一杖藜。

隐元禅师在高田院上堂说法时所说“登金刚之顶,卖弄峻崖之句,以接峻峭之机”,讲的就是到达南林寺后,还登上了后山的“金刚峰”。隐元禅师登上金刚峰顶,在开山祖师了明和尚塔前的巨石上,沐浴松风,结跏趺坐入于禅定,以致“定久不知谁是我”。

《黄檗寺志》里的清斯真净

翻开道光《黄檗山寺志》,卷四“法”之部记载:“第八代明净清斯禅师,派行真净,号别庵,漳州海澄县林氏。幼习儒,年十七(1645年)礼仙游县宝幢山龙华寺德瑞公为师,二十二,受具戒于泉州招庆寺互信和尚处。”

隐元禅师曾到仙游龙华寺,清斯真净请教“南泉斩猫”的公案。一拜未起,就被隐元禅师一脚踏倒。清斯真净刚要开口,又被隐元禅师连踏两踏。清斯真净一下子通身汗下,遂跟随隐元禅师回到黄檗,作了两年侍者。顺治十一年(1654年),隐元禅师应长崎僧众四度礼请东渡,清斯真净因亲老而“不敢远行”,就回到了仙游龙华寺,手书《华严经》以寿双亲。

后来,清斯真净又从龙华回到黄檗山,当时是慧门如沛和尚当山黄檗。经过一番勘验,慧门和尚传法于清斯真净。清斯真净遂成慧门和尚法嗣,也因此成为隐元禅师之法孙,临济正宗三十四世。顺治十七年(1660年)秋,司理李其蔚,请清斯真净禅师住持同安真寂寺,李其蔚是清代同安县的首位进士。到康熙十六年(1677年),又应福清邑侯邓献英之请,清斯真净二住黄檗,总共五载。后应唐代古刹仙游南林寺之请,清斯真净离开黄檗山,于康熙三十二年(1693年)九月,复兴南林禅刹。

木匾上的清斯真净

惊蛰过后,我们从黄檗山出发,走进仙游北山村南林寺。寺院护法陈女士介绍说,她正在读《仙游县志》,清代南林寺的重兴,得益于两个重要住持,一是德量俊和尚,一是清斯真净禅师。我们来到寺院西侧的山坡上,这里是德量俊和尚的塔墓,墓券依稀可辨,墓碑已经残缺,但留下了大部分碑文——“清重兴南林二代德量俊公暨徒孙与日新公寿域”。

北山村的余书记告诉我,村子里一直重视古物,南林寺的好多牌匾联额,原来就保存在村部。说话间,南林寺住持明定法师从丈室搬出来一块有三块木板拼起来的木匾,长170cm,宽60cm。匾的材质是杉木,匾文是“风高



百丈”4个行草大字,字径高45cm,宽35cm,气势恣意,磅礴洒脱,笔走龙蛇。木匾左下角是落款“别庵书”。落款下方刻有扁和方两枚印,上面一方是方形的“清斯”,下面是扁形的“真净印”。《黄檗山寺志》,记载很清楚,清斯真净禅师号“别庵”。这块匾的落款和钤印与清道光版的《黄檗山寺志》记载完全一致。

官至兰州知府的莆田人郑王臣,字兰陔,是乾隆六年拔贡,著有《兰陔诗话》。这部古籍有关于清斯真净禅师大有诗才的记载:“清公禅定之余,肆力词章,浑古上人赠诗有‘松间月映茶瓯白,花下风飘墨沈香’之句,其风致可想见云。”文献还记载,清斯真净禅师工诗,著有《别庵诗草》。

所以,清斯真净笔下的“风高百丈”,在散发诗意的同时,也流露出一种深刻的禅意。一个俗籍福建的禅师笔下的百丈,自然是唐代禅宗高僧百丈怀海禅师。百丈怀海是福建长乐人,在邑之龙泉寺薙染,他创立了《百丈清规》,为禅宗寺院的僧职、制度、仪式、法器 etc 立下规范,使禅宗发展具有了制度保证。

金刚峰上的开山祖师塔

我们到达南林,正值中午时分,寺院住持明定法师尚未回山。守护古刹的是一对老年夫妇,爷爷戴明洪已经八十五岁高龄,不会说也听不懂普通话,他们的孙子刚从漳州赶回来看看爷爷奶奶,就充当我们的翻译。戴爷爷说,

寺院后身就是金刚峰,这个山峰是仙游海拔最高的地方。古时候的县官,上任伊始都要来到金刚峰,取一把土回去供起来,以表达对城隍和土地爷所代表的这一方土地的敬畏。爷孙俩带着我们一边聊一边走,不一会就到达金刚峰,站在峰顶的巨石上,烟岚缥缈,青山如黛,大济镇尽在眼底。

金刚峰下,就是南林寺唐代开山祖师塔。一块泛着铁锈色光的花岗岩,雕刻着三行碑铭:“唐开山南林疑光了明祖师神道暨宏修公、慧光公、雪机公,妙实、妙赞诸公祖塔”。

戴爷爷说,这个墓塔不远处,是这个唐代老祖师打坐念佛的地方。老爷爷顺手一指,在祖塔右前方五十米处,有一块巨石,我们走上前去,看到石脊平平,犹如禅床。索性闭目坐在那里,体味两侧松风徐来,切身感受到一股清凉的禅意。

木联木匾上的无上金刚

下山的时候,巧遇明定法师。他说,山高人为峰,你们来南林先攀金刚峰就对了。一边说着,一边搬出来两块木联,上联是“千寻刚顶仰弥高”,下联是“百丈芳规称最上”。右上角一枚章是“万竹丛中一个僧”,左下角是“超质印”“石璞”两方落款印。

很显然,上联的“千寻刚顶”指的就是“南林金刚峰”,下联用“百丈芳规”与之相对。在大乘佛法中,“金刚”系指法界中有一法是坚固无能截断者,但又因没有另一法可替代或毁坏缘故,故称这不可被毁坏、替换之法为“金刚”。而“百丈芳规”,表达了作者对百丈祖师所定“清规”的礼敬——那就是“最上”。陈女士说,早些年,南林大殿里有一块匾,上面雕刻的就是“最上”,落款是清斯和尚。

《仙溪志》里的了明禅师

明定法师手里拿着一部书,是宋代黄岩孙所撰《仙溪志》。明定法师翻开这部书的卷三“仙释”部分,念了这样一段文字:南林庵主了明,姓陈,生而有异光。出家为僧,至京师相国寺,与异僧怀素遇,亲承演说法要,大悟,辞归,隐于金刚山三十余年。戒行完净,处山绝巔建庵,人疑其山高泉涌,师礼拜告天,亭午雷鸣击石,泉涌而出,至今不竭。山居四十七年,如律结夏,至末年独否,从者问其故,师曰:“余行不久矣。”一日登座,告其徒曰:“若论此事,无形无相,无今无古,天上天下,谁人觉悟?若问踪由,雪峰不打南泉鼓。会么?咄!远看山有色,近听水无声。”端坐示寂。后吕大资惠卿志其塔。

明定法师说,这段传记不长,结尾一句很重要,记载着作塔铭的是吕惠卿。吕惠卿是北宋宰相,泉州南安人,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。他和王安石情同师徒,但后因事生恨。仕途也是起伏不定,后半生一直外放。作为福建泉州人,吕惠卿为仙游寺院的唐代祖师“志其塔”,有着便利的地缘。

既然吕惠卿为了明祖师“志其塔”,说明这个“唐开山祖师塔”是宋代所立。

《仙游县志》卷四十五“人物·仙释”,也有关于了明禅师的记载,与《仙溪志》记载大略相同,但是没有“后吕大资惠卿志其塔”这一句。但两个传记有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,就是都有了明祖师圆寂前所说偈语是“远看山有色,近听水无声”的记载。

了明禅师的“远看山有色”

前些年,《仙游县志》里了明禅师圆寂前所说偈语“远看山有色,近听水无声”,引起学者关注。关注的焦点,是王维的《画》诗中也有“远看山有色,近听水无声”,对此持关注态度的学者认为,了明禅师的遗偈,可能比《画》诗要早。

判断这个问题,首先要看了明禅师的生卒年,但其生卒年不详。《仙溪志》中有了明禅师“与异僧怀素遇”的记载。怀素享年62岁,生卒年是737年~799年,了明禅师生卒年或者大体和怀素相当,或者年长或者年少怀素二三十岁也有可能。根据《唐诗三百首》记载,王维的生卒年有两个,一是701年~761年,一是699年~761年。从了明禅师生卒年和王维的生卒年相比,王维起码年长了明禅师二三十岁,所以,很难得出“远看山有色,近听水无声”,最早出于了明禅师的结论。

要离开南林的时候,明定法师把我带到山门一侧的台阶上,这里砌着一块石头,上面雕刻着“姚如兰自住寨门”。明定法师说,南林古刹东南一侧的山下,曾经有一个古寨,这块石头有可能是古寨的旧物。我用手抚摸着斑驳的字迹,石头无言,却默默记载着流逝的岁月,古寨的月光与古刹的钟声,仿佛在这一刻交响。

(白撞雨,福建省黄檗禅文化研究院副院长)